

丹
淵
集

七

蘇子卿

好學

PDG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三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茲同叅

吳 吳一標 建先

先狀

成都新尹趙龍圖先狀

伏審某官進登延閣之華出守右川之重蒙休
者眾竊幸焉深恭惟某官性稟道冲體茲坤直

端方勁潔博裕寬閎究學淵淳成文雅健事親
以孝而行聳羣俗納已於道而名高當時優游
仕榮增衍賢美嚮自亨衢振采禁路升華奉白
簡以繩愆朝倫以肅伏青蒲而納誨帝念其嘉
以至總金幣佐會省之繁調芻糗贍朔陞之給
皆凝茂績實稔休聲蜀爲遠邦邑曰巨鎮其政
繫於國體所寄繼于上心地望素隆事權時重
將委任於守土實艱難於擇人付畀或差經營
且力會此及瓜之代久煩玩印之求作牧以行

非公其可是用褒陞邇職慰寵遐民已聞高牙
漸出危棧木牛舊地重識孔明竹馬前人再迎
郭伋某傾依有素汨沒無庸忝佐偏州幸當洪
蔭歡欣踴躍倍萬于他

二云云

漢牧先狀

某自遠標符僅周歲序瞻懷靡極跂引爲勞顧
惟書問之疎實繫事爲之冗側承興止舉集嘉
休此者某營祿養親列情于上尋膺宸檢獲貳
藩條得遂依仁豈勝爲幸已計出都之日卽聞

赴治之期瞻拜有涯欣歛是切

成都韓端明先狀

某近奉恩除幸叨職委顧惟支郡託在洪庥拜
命之初撫躬以抃某嚮終親制屢抗愚衷所聽
云高斯誠未允某官內存愛怨深軫孤平謂宜
還官使得就養猥蒙奏列盡道哀窮今此陶甄
實由薦藉已戒出都之日卽詣趨府之期將侍
崇嚴併陳悃悞

漕憲先狀

此者某拜恩天朝守職鄉郡侍親以便撫已爲榮某嚮起憂廬召還秘館常念慈闈之養屢祈嚴宸之私愚悃盡傾聖心下側許歸舊里得佐偏州顧茲職守之微獲在按臨之下惟天與幸有地庇身已戒輕裝卽趨賤局瞻依甚邇喜抃無涯

運使蘇刑部先狀

伏審某官榮服命書移領使節提封舊俗參語以交歡屬部下僚撫躬而自慶竊承行府已涉

近疆偃冒勤劬起居休豫恭惟某官探道奧秘
業文精深藏以在身施之行事用無不效績故
常尤按三尺之書了無冤議調九年之食頻倚
辦才所至也人皆賴之其功焉上實知矣猶煩
遠使將漸邇臣且蜀號財賦之撓於國當調度
之半有藉供億必緊強明智敏所臨課力惟最
兼以重柄委之外臺民之利害得以興除吏之
善惡因而懲勸高車在道列部傾風其奉親還
鄉倅職屬郡比受按司之檄此讐利局之符有

幸辱涼得依庇護卽趨近甸引拜旅旌

運使度支先狀

梓州

竊伏下風講聞高誼自爲晚輩未嘗獲對於晤
言徒仰盛名不敢輒通於音問此者伏審某官
以才能之重受神聖之知蜀有兩川梓爲一道
財賦之衍常供邊場之求郡邑之繁須慰吏民
之望孰膺上眷僉謂老成高車未來列部相慶
某庇族下邑居官鄰城企漕節之華願瞻風而
實切守倅車之賤顧通謁以無由聊導懇誠少

塵凡格

云云

提刑宋郎中先狀

伏審某官更麾南幽按憲西蜀邸訊初諭輿情
已驩蓋重名之久馳宜遠人之甚慰恭惟某官
器略宏遠材資粹方蚤歷榮途盛著徽節科條
易避參脩三尺之書飛輓均輸佐調九年之食
休有不績簡于上心此者出爲外臺專按一道
中典之重方委平亭列部至繁盡歸廉糾此之
要劇宜以通明某昔在上都幸觀高誼今居支

郡獲庇洪庥聞命之初抃懷增劇

云云

李殿丞權交代先狀

嚮由貴治嘗挹高風違閣踰時候問無所此者
某叨膺宸檢分守郡條矧漕臺之借才屈明府
而承乏獲交善矩且慰愚衷未遑馳書先辱賜
教仰佩推褒之重實懷悚愧之深卽遂披瞻預
增喜躍

湖州提轉先狀

將赴湖州

忝膺宸綽薦畀藩條顧惟無似之姿謬此惟良

之寄撫衷自省竊幸焉深伏念某單涼遠人漂
泊孤宦賦命譴薄與時闊疎故常守於外官輒
屢更於數郡雖茂殊尤之効僅逃殷劣之譏三
館旣還豈涓埃之云補一麾重請得江海之于
宣此者伏遇某官被眷九重理財一道布惟新
之政惠養民旰按所部之城澄清寮吏秉剛方
之節威惠風行持察舉之權否臧洞照幸將蹇
跡仰記殊休某已謀便道之行卽次提封之下
有期瞻倚無量欣歛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四

宋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知湖州
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文同著

海虞毛晉子晉

明

長洲吳一標建先

全校

奏狀

奏爲乞修洋州城并添兵狀

右臣切見本州守治之所正居漢水之上川陸
平衍廣袤千里東北諸山縈帶聯屬徑路盤屈

隙穴深遠上通荆楚旁出岐雍其中所產濟人
急用之助品目甚衆旦夕羸輦道路不絕閭巷
井邑百貨填委實四方商賈貿易畢至之地衣
被秦蜀有足仰者漢唐之際已名重郡然而至
今有所不能稱是者城池庫漫全不如事不知
幾年滅裂爲此苦茅累土宛若鼠戲缺漏頽落
殆不可睹姦庸取罪常在跳越倉庫所寄僅同
空曠臣自至此卽謀增葺患無兵夫不能施手
每一慮至沉吟終日伏以國家設州郡列官府

具儲蓄養士卒大抵本以爲民故如此其備也
夫何此州當襟喉要害之處而顧無壁壘壕塹
之防以保護之譬之於人也筋骨雖云完固而
皮革日已爛墮將何以爲負恃而能使其中安
且久耶一體旣虧事不宜矣伏望朝廷慰念黎
庶軫恤遐遠特中旨許令修築度其工力了不
至大庶使郡國制度無有一物廢闕亦有備無
患之深計也臣又竊見管內三縣疆境絕爲曠
闊高山深林蔓衍重複直與巴達金鳳永興鳳

翔等處脣齒相密其遠者有至五六百里近者亦不下三四百里中間有如子午駱谷之類斜通直達徑路不少私商暗旅出入如織逋姦隱罪萃爲淵藪崑谷之民孱懦畏事迫於衆勢遂爾囊橐所居幽僻人不敢問旣因全無防守所以難爲檢過臣愚常此過慮忽爾蜂驚鼠駭妄肆螫齧散走巢窟出白爲暴呼集除盪形影不及亦須數日爲之擾擾徃日光化軍近年慶州叛賊悉趨此路謀行於蜀是時西南郡邑聞風

震聳賴以朝廷威靈元元之幸而卒以就敗然
而此州旣爲凶盜累伺其隙是後恬然不爲之
備至今耆阭宿吏語議及此則無不人人咨嗟
嘆惋是知如此與他州別郡封壤按聚隘阨奔
衝之處平時常宜預設保禦之方其或事有萬
一臨時取具必然手足錯亂不相揀應前無兵
而後無城未免一方人心不得不使之旦夕恐
懼而莫如之何也已臣今欲乞朝廷特賜詳酌
更添置武寧一指揮或且先於諸處那屯三五

百人常令住此不許差出以備緩急驅使如此則上可以紓朝廷之憂下可以慰百姓之望臣職任守土理當建述此二事者伏望眷慈不罪其狂瞽而留意焉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奏爲乞改陵州州名狀

右臣自到本州求州之所以得名之由據地志云自秦至齊本犍爲與蜀二郡之地在梁常爲懷仁郡西魏時始改爲陵州因境內有陵井故